

衣
◇
冠
◇
服
◇
饰带
袍裘衫袄马褂背心裙帽袜靴巾
被褥衣料首饰脂粉夹袋

衣

衣冠服饰，古今不同。本书主要介绍二十多种日常穿戴的起源流变，从帽中到鞋袜，从布料到脂粉，一一考证源流演变，同时又附有历代冠服的汇总介绍，内容极其丰富。中国历朝历代对衣冠服饰极为讲究，在专制时代，服饰更是等级地位的象征。书中对各朝代衣冠服饰的演变做了详细介绍，除了对袍、衫、袄、帽等正统服饰的介绍外，还对脂粉、首饰做了介绍，这类偏女性化的用物，使本书内容又增添了一些情趣。

DRESSES AND ACCESSORIES

住

与现在建筑相比，中国古代建筑从审美角度来看，无与伦比，古人的细腻和专致完美地结合在建筑上，无论是台亭、楼阁还是苑囿、寺观无不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。书中全面介绍了古代人们生活中的建筑样式，对各类建筑的架构、格局以及讲究都作了详细描绘，其中还夹杂流变的历史和掌故；在交通方面，道路桥梁、乘骑等也有考证，并对西方现代交通工具传入中国的情况作了分析。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精炼地阐述中国居住交通史的精辟之作。

居
◇
住
◇
交
◇
通宅舍堂室斋轩楼阁台亭园囿厨灶厠厕
门户窗牖旅寓寺观道路桥梁车轮舆轿
乘骑舟楫邮电航空

笔墨纸砚、桌椅板凳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品有怎样的历史，从古至今经历怎样的历史流变，凝聚人们怎样的奇思妙想和创造智慧。本书对这些身边日常用品的描述非常详细具体，知识性很强，使读者对它们的历史一目了然。比如说到灯烛：“灯之起源，似始于秦汉，秦以前但有烛而无灯。古烛也并非今日用蜡或相油所制，乃是一种火炬。现在所用的蜡烛要到汉时才有。”“古时取用火绒，今则用火柴。火柴是舶来品，所以也叫洋火。其实我国五代时已有此物，只是不知何人发明，也没有流传下来。”

用

HOUSEHOLD ITEMS

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ATION

器
◇
用
◇
杂
◇
物笔墨纸砚扇拂镜鉴梳篦针剪盆杯盘
匙箸壶瓶甗镬灯烛几案凳椅厨箱榻枕
席箕帚度量权衡便器

杨荫深 编著

3

事物掌故叢談

STORIES OF ORIGINS



器用雜物



居住交通



衣冠服飾

大字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事物掌故丛谈: 大字本. 3, 衣住用 / 杨荫深编著.

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326-4717-0

I. ①事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民俗学-掌故-中国
IV. ①K8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7652号

目 录

衣冠服饰

2	序	67	一五 被
3	一 袍	70	一六 褥
8	二 裘	72	一七 衣料
14	三 衫	78	一八 首饰
18	四 袄	82	一九 脂粉
20	五 马褂	88	二〇 夹袋
24	六 背子		
28	七 裙		
33	八 袴		
37	九 帽		
42	一〇 袜		
52	一一 鞋		
57	一二 靴		
59	一三 巾		
63	一四 带		

居住交通

92	序	169	一六 舆轿
93	一 宅舍	174	一七 乘骑
98	二 堂室	177	一八 舟楫
102	三 斋轩	187	一九 邮电
106	四 楼阁	193	二〇 航空
115	五 台亭		
121	六 园囿		
125	七 厨灶		
129	八 溷厕		
134	九 门户		
138	一〇 窗牖		
143	一一 旅寓		
146	一二 寺观		
150	一三 道路		
155	一四 桥梁		
159	一五 车轮		

器用杂物

200	序	281	一六 牀榻
201	一 笔墨	286	一七 枕席
210	二 纸砚	293	一八 箕帚
216	三 扇拂	296	一九 度量
221	四 镜鉴	300	二〇 权衡
229	五 梳篦	304	二一 便器
233	六 针剪		
238	七 盥盆	308	篇目笔画索引
242	八 杯盘	315	代跋
249	九 匙箸		
251	一〇 壶瓶		
257	一一 甌瓊		
262	一二 灯烛		
267	一三 几案		
272	一四 凳椅		
277	一五 厨箱		

衣冠服飾

序

衣冠服饰，古今不同。在昔专制时代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服制皆有规定，上得兼下，而下不得僭上。今则此种制度，已成过去，各人服饰，全随自由；且欧风东渐，服制更多变革，与吾国古时所服，迥异其趣。故欲以今制考证古制，事极困难。惟形制虽异，名称犹昔，如袍如衫，如裙如袴，以至如鞋袜，如冠帽，古今固多同其名称。今即就此习见习闻之衣服名称，分别考其由来，述其沿革。其为昔有今已不复存在者，则以本丛书名为日常事物，概不举列。大抵古今服制，其不同之点有二：一为古服上衣下裳，今则衣裳相连，而裳名转废；二为古服皆极宽大，惟武装较为窄小，今则除僧衣道服犹存古制外，普通服制，惟窄是从。其相同之点亦有二：一为古时平民服色，类为皂白而已，今除妇女以外，男子服色固仍如此；二为今日所服衣饰，仍不出于古时创制以外，虽间有变革，而名称仍如古时。其他首饰脂粉，过去如此，今日亦然，固无何等之分别也。此稿之成，为时极促，坊间又无同样著作，足供参考，取舍之间，全凭臆测，惟大雅正之！

杨荫深

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

袍

今以衣长而有里或衬的,叫做夹袍绵袍。袍盖长衣之一,而与衫有别,古亦如此,所以汉刘熙《释名》云:“袍,丈夫著下至跗者也。袍,苞也,苞,内衣也。妇人以绛作衣裳,上下连,四起施缘,亦曰袍。”又据五代马缟《中华古今注》云:

袍者,自有虞氏即有之,故《国语》曰:“袍以朝见也。”至贞观年中,左右寻常供奉赐袍,丞相长孙无忌上议,于袍上加襴,取象于缘,诏从之。



袍

今以衣长而有里或衬的，叫做夹袍绵袍。袍盖长衣之一，而与衫有别，古亦如此。

此云自古即有，想当然的，但如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云：“袍者，周公抱成王宴居，故施袍。”似以为周公所创，恐未必然。至袍的颜色，历代均有规定，今则无此制度，自可不述。又袍的长至跗，古今正同。至如宋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所云：

故事，谪散官虽别驾司马，皆封赐如故，至司户参军，则夺封赐，故世传寇莱公谪雷州，借录事参军绿袍拜命，袍短才至膝。又予少时见王性之曾夫人言，曾丞相谪廉州司户，亦借其侄绿袍拜命云。

此所谓“短仅及膝”，未必定制如此，乃系借来的袍过短之故，所以袍终是长的。

又《礼记·玉藻》云：“纁为襦（“襦”通茧——编者注），缁为袍。”据郑注：“纁谓今之新绵也；缁谓今纁及旧絮也。”疏云：“如郑此言，云缁谓今纁者，谓好绵也，则郑注之时，以好者为绵，恶者为絮，故云缁谓今纁及旧絮也。”按：此注疏殊含混不清。推《礼》原意，古时的袍实有两种，一种以丝绵为衬，称襦而不称袍，故字从衣从茧，绵即从茧出的，此为袍之上者；一种以旧絮为衬，则直称袍，袍只包而已（后来《广韵》又解缁为枲麻，则或衬之以乱麻），此为袍之下者。所以《论语》有“衣敝缁袍”，《庄子》有“缁袍无里”，皆言缁袍为贫者之服。大约自汉以后，襦亦称袍，彼此已无分别，所以郑注云“今纁及旧絮”，盖兼及二衣而言的。

袍在汉以后即以为朝服之称,其服色历代均有规定,然唐以前尚无严格区别,且臣民均可服黄色。自唐以后,乃惟许天子服黄,臣民不得僭服,以迄清末还是如此。(其详可参阅附录《历代服制辑略》)

说起袍的故事,最为后人所羨称的,无过于须贾赠范雎的终袍,唐高适诗所谓:“尚有终袍赠,应怜范叔寒。”据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云:

魏中大夫须贾,为魏昭王使于齐,范雎从。须贾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,归告魏齐。魏齐大怒,使舍人笞击雎,折胁摺齿。雎佯死,即卷以箒,置厕中。雎从箒中谓守者曰:“公能出我,我必厚谢公。”守者乃请出弃箒中死人。魏齐醉曰:“可矣。”范雎得出,更名姓曰张禄,入秦为相,而魏不知,以为范雎已死久矣。魏闻秦且东伐韩魏,魏使须贾于秦。范雎闻之,为微行敝衣,闲步之邸见须贾。须贾见之而惊曰:“范叔固无恙乎?”范雎曰:“然。”须贾曰:“今叔何事?”范雎曰:“臣为人庸赁。”须贾意哀之,留与坐饮食,曰:“范叔一寒如此哉?”乃取其一终袍以赐之。须贾因问曰:“秦相张君,公知之乎?”范雎曰:“主人翁习知之。唯雎亦得谒,请为君见于张君。”范雎为须贾御,至相舍门,谓贾曰:“待我,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。”须贾待门下,持车良久,问门下曰:“范叔不出何也?”门下曰:“无范叔。”须贾曰:“乡者与我载而入者?”门下曰:“乃

吾相张君也。”须贾大惊。范雎盛帷帐，侍者甚众，见之。须贾顿首言死罪。范雎曰：“汝罪有三耳；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，以终袍恋恋有故人之意，故释公。”

这个故事写得极为有声有色，因袍而得释命，可与孟尝君因裘而得逃生，无独有偶的故事。此外有因袍而成姻缘的，亦可谓奇事。唐孟棨《本事诗》云：

开元中，颁赐边军纁衣，制于宫中。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：“沙场征戍客，寒苦若为眠。战袍经手作，知落阿谁边？蓄意多添线，含情更著绵。今生已过也，重结后生缘。”兵士以诗白于帅，帅进之。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，曰：“有作者勿隐，吾不罪汝。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，玄宗深悯之，遂以嫁得诗人，仍谓之曰：“我与汝结今生缘。”边人皆感泣。

这大约真有其事的，唐代宫人独多此韵事，后之红叶题诗，也出于唐宫中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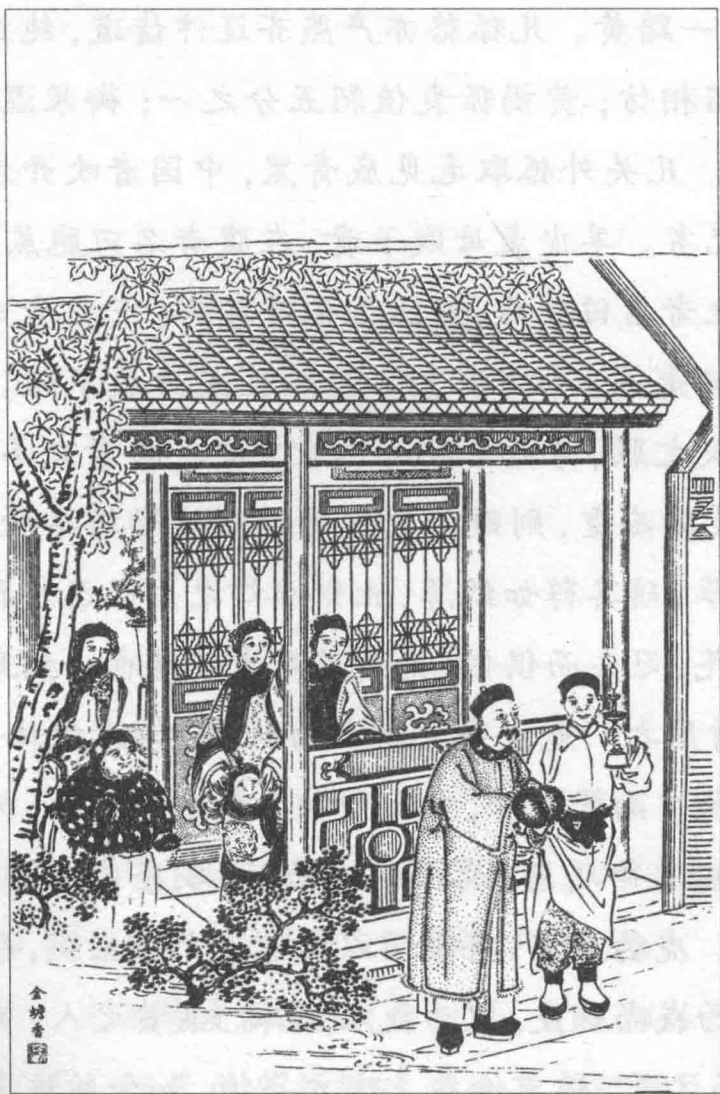
二

裘

裘古文作求，以兽皮为衣，即所谓皮衣，求字实象其下垂的形状。种类很多，高下不一，诚如明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所云：

凡取兽皮制服，统名曰裘，贵至貂狐，贱至羊麕，值分百等。貂产辽东外徼建州地及朝鲜国。其鼠好食松子，夜伺树下，屏息悄声而射取之。一貂之皮，方不盈尺，积六十余貂，仅成一裘。服貂裘者，立风雪中，更暖于宇下，眯入目中，拭之即出，所以贵也。色有三种：一白者曰银

貂，一纯黑，一黯黄。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，纯白狐腋裘，价与貂相仿；黄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；御寒温体，功用次于貂。凡关外狐取毛见底青黑，中国者吹开见白色，以此分优劣。羊皮裘母贱子贵，在腹者名曰胞羔，毛文略具；初生者名曰乳羔，皮上毛似耳环脚；三月者曰跑羔；七月者曰走羔，毛文渐直。胞羔乳羔为裘不膻。古者羔裘为大夫之服，今西北搢绅亦贵重之。其老大羊皮，硝熟为裘，裘质痴重，则贱者之服耳。然此皆绵羊所为，若南方短毛革，硝其鞣如纸薄，止供画灯之用而已。服羊裘者腥膻之气，习久而俱化，南方不习者不堪也。然寒凉渐杀，亦无所用之。麂皮去毛硝熟为袄裤，御风便体，袜靴更佳。此物广南繁生外，中土则积集楚中望华山，为市皮之所。麂皮且御蝎患，北人制衣而外，割条以缘衾边，则蝎自远去。虎豹至文，将军用以彰身。犬豕至贱，役夫用以适足。西戎尚獭皮，以为毳衣领饰。襄黄之人，穷山越国，射取而远货，得重价焉。殊方异物，如金丝猿上用为帽套，扯里猓御服以为袍，皆非中华物也。兽皮衣人，此其大略，方物则不可殫述。飞禽之中，有取鹰腹雁胁毳毛，杀生盈万，乃得一裘，名天鹅绒者，将焉用之！



裘

古时穿裘，大有等级，不如现在可以随便穿的。此风在清代还是如此，如《清会典》所载：“康熙元年，军民人等，不许用貂皮，猞猁狲，狐狹。”

以上述裘衣甚详。按：古时所服的裘，不外狐羔而已，至后世乃渐讲究，名目遂多。其所以独用狐羔，据汉班固《白虎通》云：

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。古者缁衣羔裘，黄衣狐裘。禽兽众多，独以狐羔何？取其轻暖。因狐死首丘，明君子不忘本也。羔者取跪乳逊顺也。故天子狐白，诸侯狐黄，大夫苍，士羔裘，亦因别尊卑也。

则大有意义存乎其间，但其实还怕是取此二兽的皮较易而已，因北方正多狐及羔羊，未必如《白虎通》之所说的。不过就此可知道古时穿裘，大有等级，不如现在可以随便穿的。此风在清代还是如此，如《清会典》所载：“康熙元年，军民人等，不许用貂皮，猞猁狲，狐欣。”又：“康熙十二年，凡无品笔帖式以下至兵民人等不许用银鼠皮。”均可知服裘等级之严了。又古时服裘亦有规定，如《礼记·玉藻》所云：

君衣狐白裘，锦衣以裼之。君之右虎裘，厥左狼裘。士不衣狐白。君子狐青裘豹褰（豹皮为袖），玄绀衣以裼之。麕裘青豢褰，绞衣以裼之。羔裘豹饰（饰谓袖也），缁衣以裼之。狐裘，黄衣以裼之。锦衣狐裘，诸侯之服也。犬羊之裘不裼，不文饰也不裼。裘之裼也，见美也。吊则裘，不尽饰也。君在则裼，尽饰也。

此所谓裼，就是裘上的衣，大约如现在所谓面子，如狐白裘则以锦为面，